詩傳

六

小雅
祈父
小旻

共十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孔氏曰古者祈圻畿字通用故詩作祈書作圻○九峯蔡氏曰圻父迫逐違命者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音奔)之屬也(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也此所謂爪牙者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孔氏曰古者祈圻畿字通用故此作祈書作圻○九峯蔡氏曰圻父迫逐違命者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音奔)之屬也(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為

慼者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喩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鄕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鉏里反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安成劉氏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祈父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

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自我其上之衛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我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我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勾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豐城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刺之也宜哉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色主反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東萊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驅之從戎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張子曰以表賢者潔白之意]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孔氏曰苗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縶絆[音半]其足維繫其靷[音引在曾日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藍田呂氏曰徘徊小留之貌]○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前漢書曰陳遵

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賦也藿猶苗也（華谷嚴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遥也（疊山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縶維其白駒以强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彝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又音奔）然來（叶云俱反）思爾公爾侯（叶洪孤反）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叶汪胡反）勉爾遁思（叶新齎反）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疊山謝氏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蓽門皆有輝華也）或以爲來之疾也（朱子

日王氏讀爲奔字言其來之速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無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爲齊王戰敗入居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安成劉氏曰蓋謂之大者是王小者是侯指橫使來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一旦肯賁然而來則當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豫無有期限也何必過於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賁然來思猶今人言光訪寵賁之意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

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賢者既去而好賢之誠終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

眷戀之情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安成劉氏曰此二穀字異義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

可與明叶謨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

比也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雨反

比也新安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慶源輔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

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鄕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樗敕雩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

賦也樗惡木也三山李氏曰樗不才之木莊子云大枝擁腫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爾雅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

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敕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蓫牛蘈〈音頹〉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日似蘆菔而葉長赤〉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論語作誠〉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叶逸織反〉

賦也葍葍〈浮去聲〉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

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秖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慶源輔氏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来依親舊而不見收卹則怨怒形於色辭背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

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音周贍也相救也故教以卹建安熊氏曰孝順於父母友和於兄弟睦睦於宗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卹周於鄰里鄉黨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建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為早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

於師長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慶源輔氏曰孝友睦婣任卹人之道也故先王脩之以為教使人各自盡以相生相養於天地之間而異於物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我行其野二詩所刺則其民之泮渙離散不相管顧如此其亦何異於禽獸夷狄也哉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叶補苟反矣如松茂叶莫口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叶許厚反矣無相猶叶余久反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長樂劉氏曰南山在鎬京之南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

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華谷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圖者矣○廬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

廢息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問橫渠說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其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如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慶源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蓼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或曰猶當作尤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反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

姜嫄后稷也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歟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慶源輔氏曰大凡人之爲居室未有不欲爲子孫計而使之繼嗣其祖妣之業者也西南其戶者擧西南以見東北也爰笑爰語則所謂歌於斯者也

○約之閣閣椓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華谷嚴氏曰即所謂束板以載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

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墻而堂寢次第當然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墻壁之美而為君子尊大之居也盖古人築垣為壁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力反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賦也跂竦立也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鄭氏曰伊洛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

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藍田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尾而加丹艧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噦呼會反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庭正堂之際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音要之間也臨川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

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董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冥所謂陰室也○廬陵李氏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邢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郭氏云窔亦隱闇 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撿徒錦二反 乃安斯寢叶于撿于錦二反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反叶彼何反 維虺許鬼反 維蛇市奢反叶于其土何二反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兩種席也○濮氏曰莞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即苻蘺也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葦之簟所以覆席 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呼淡切憾

平聲多力能拔樹本草曰熊類大豕而性輕健好攀緣上高木○孔氏曰羆黃白文黃白色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廬陵歐陽氏曰下至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皆頌禱之詞也○華谷嚴氏曰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大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簭人占夢皆其官屬也華音水簭音筮

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
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
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
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
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
陰陽之氣周禮占夢註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厭音琰王音旺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占夢曰一日正
夢二日噩夢三日思夢四日寤夢五日喜夢六日懼夢註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
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
道之而夢喜夢喜說而夢懼夢恐懼而夢噩音愕獻吉夢贈惡夢占夢

曰季冬獻吉夢于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註云獻羣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乃夢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慶源輔氏曰詳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於天人之際可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治晝之所為猶且昏惑瞀亂而不自知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乖戾未必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間縱有徵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極有未易遂曉者想古占法雖存亦未必能盡也**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

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

瓦叶魚位反無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叶音麗

賦也裼褓音保也孔氏曰裼縛兒被也瓦紡塼也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為紡塼也然未可必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六二爻程子曰柔順中正婦

人之道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
○安成劉氏曰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位
乎內事在饋食之間而已六二陰爻居陰位
則柔順得正居下體之中則得中故其象為
無攸遂在中饋而其占者能如此則為得正
而吉無攸遂即無非無儀也在中饋即唯酒
食是議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
音密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
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禮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
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列女傳孟子曰今道不用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云
云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
禮而已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藍田呂氏

日一章願其保兄弟於斯二章願其安身其體總
祖妣於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安身體
於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傳子孫於
斯○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其宮之面
勢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則言其
宮之寬廣而禱其祖妣之是嗣也三章
則言其宮之成而禱其君子所居以為
尊大也四章則言其堂之美而禱其君
子所躋升以聽事也五章則言其室之
美而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
以至九章則禱其身安夢兆於是而生
男則室家君王於是而生女則無遺父
母之憂也頌禱之詞始於兄弟之和睦
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
者也○豐城朱氏曰古人築室既成而
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哉輪焉
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詞也歌於斯
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詞
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
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遠則美輪美奐

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與而占男子之為君為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為善頌善禱歟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部鄙反壞安成故劉氏曰厲王出居于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故宣王即位更平聲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

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朱子曰儀禮燕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新宮三終李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筵奏或謂即斯干詩○慶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

賦也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董氏曰三

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黑脣為犉則黑眥為牰黑耳為犚亦各以其數也眥音砌牰音袖犚音尉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音癡而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山陰陸氏曰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多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爾牲則具叶居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音竭擔也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豐城朱氏曰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適其性也蓑笠以禦暑雨餱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以其效而言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臨川王氏曰矜矜兢兢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堅強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矣○埤雅曰羊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本羊言之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汙○徐鉉曰羊以瘦為病故羸從羊詩曰不騫為是故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防獸閑也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箋主水反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豐城朱氏曰薪蒸以供爨燎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

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周禮大司馬曰郊野載旐司常曰州里建旟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旐乃是旟則為人衆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

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三山李氏曰此章亦如斯干言占夢之事也○東萊呂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華谷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飢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民庶故託牧事設夢以頌禱之耳

無羊四章章八句

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禱頌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斯干無羊之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節音截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銜反**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

叶側銜反何用不監古銜反

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音泰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註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音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

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絶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慶源輔氏曰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慶而竊據也憂心如惔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籍人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絶矣汝何用而不察哉盖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華谷嚴氏曰言師尹失民望鎬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祖殿反瘥才何反喪息浪反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

與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慶源輔氏曰有實其猗先生以爲諸說皆不甚通者盖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太鑿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安成劉氏曰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猗猗之語觀之或可爲集傳第三說之証薦荐通重直用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

絶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去聲)亂人怨而謗讟(徒谷反)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氐本均平(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潘時擧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臨川王氏曰京室以大族

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旣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幷及空窮也東萊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鉏里反下同勿罔君子叶奬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臨川

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言每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也膴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朱子曰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却只是他一箇

不好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慶源輔氏曰小人而盤居要職躐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婭之人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鑿空妄說誣慢相欺必至於以其未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而政荒事廢召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迷惑不反不至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已者此小人之常態也善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瑣瑣姻婭悉皆屏去而無使汙搢紳而盜名器焉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哉

○昊天不傭(勑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闋(古穴反叶苦桂反)君子如夷惡(烏路反)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

○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華谷嚴氏曰羅師尹之禍而歸之於天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茍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慶源輔氏曰鞠訩大戾不過如二章所言天怒

入怨之事也然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
而已矣故君子如届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
怒是違不啻如反手之易初言天而後止言
人者天人一理人心説則天意解矣先生發
明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有以見天人合一
之理之説先儒所不及施之變雅刺詩皆可
通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後章言不弔不平
正月言天之抓我天夭是椓十月之交言天
命不徹雨無正言降喪疾威小旻言旻天疾
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
已威昊天泰憮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板板
天之方難方蹶方虐方懠蕩言疾威上帝天
降慆德瞻卬言不惠而降厲召旻言疾威而
降喪皆與此章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其詩人
之情性有同然者歟○豐城朱氏曰國之危
亡盡以為人事歟則日月剥蝕山崩川竭將
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固未可盡責之
人也盡以為天意歟則武丁因桑穀之祥而
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戒
懼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

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委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轉災而為祥轉凶而為吉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為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為國者亦反求諸已而已矣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叶桑經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叶桑經反）

賦也酒病曰酲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聲）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華谷嚴氏曰憂心如酲猶黍離言中）

心如醉○新安胡氏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斥尹氏也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爲去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華谷嚴氏曰家父駕此四牡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視四方蹙蹙然縮小无可馳騁之

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也

○方茂爾惡相（息亮反）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市由反）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叶諸盈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東萊呂氏曰篇將終矣復歎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為身哉○慶源輔氏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處禍亂之常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術也

○家父音甫作誦叶侯容反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叶卜工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

○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慶源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

章雖嘗譏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陟革反）也政不足與間（去聲）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

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

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華陽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東萊呂氏曰凡詩張為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如此則國亡無日矣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慶源輔氏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者甚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天災人禍雜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為憂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好言自口(叶孔五反下同)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臨川王氏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慶源輔氏曰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已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豐城朱氏曰使亂而在我之先則吾有所不及見固可以無憂也使亂而在我之後則我有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

今不先不後而使我適當是時則安能以無憂乎虛僞之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則閒其善言而不足以爲喜聞其惡言而不足以爲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是以使我憂之至於甚病而彼反見侵侮也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幷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

○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

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幷上下而言之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幷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工反叶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

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安成劉氏曰大者爲薪細者爲蒸甚分明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値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史記吳入楚伍子胥鞭平王尸申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報雖其已甚乎吾聞云云○豐城朱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

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超於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爲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爲他日之禍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廬陵歐陽氏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

○謂山蓋卑而

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徵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自以為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是果是果非乎○豊城朱氏曰訛言之人是而謂之非非而謂之是其虛偽反覆甚矣人非有明哲之君孰能辨而懲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占夢明於吉凶者也此國之所賴以止訛者也今問之故老故老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吉凶之兆則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呼鬼反)蜴(星歷反)

賦也局曲也(孔氏曰曲身也)蹐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號長

言之也脊理蜴螈(音原)也虺蜴皆毒螫(音釋)之蟲也(孔氏曰釋魚云蠑螈蜥蜴也蠑音榮蜥音昔蜴音亦)○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臨川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疊山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為虺為蜴世道亦可哀矣○慶源輔氏曰所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蹐而不敢自安者也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力

興也阪田崎嶇音款軀山險也墝埆音敲殼瘠薄也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新安胡氏曰扤有齟齬頓挫之意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鄭氏曰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眉山蘇氏曰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叶力桀反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朱子曰褒人有罪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為廢申后及太子而立以為后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妬讒諂而

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盧陵歐陽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豐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於周者未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羣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絶于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

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

其然否也安成劉氏曰章末四句語意反覆相應其言燎之難滅正以傷歎宗周之易滅真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或說為長且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豔妻煽方處之語証之彼詞則又微婉雖作於褒姒寵盛之時固無嫌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才再反乃棄爾輔叶扶雨反載如字輸爾載才再反將七羊反伯助予叶演女反

比也陰雨則泥濘寧去聲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孔氏

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輸墮音隳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
○蘇氏曰王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
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
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
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
苟其載之旣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叶筆力反屢顧爾僕
不輸爾載叶節力反終踰絶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
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
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

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絶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華陽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諭○豐城朱氏曰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乎新安胡氏曰苟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絶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為意乎

○魚在于沼之紹反叶音灼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懆七洛反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

亂之及無所逃也華谷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无所逃於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無韻未詳洽比毗志反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三山李氏曰與其親戚周旋也慇慇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洽比其隣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疚痛也臨川王氏曰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姻親隣里呴濡以相樂而我獨憂心之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

其樂哉○豐城朱氏曰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隣里怡懌其昏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合比其隣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懌其昏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於疾痛而自歎小人之不如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孔叢子論勢篇子順曰云云子順名斌孔子六世孫時相魏安僖王○三山李氏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如燕雀之類也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扵遙反是椓陟角反叶都木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小貌蔌蔌窶音巨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夭禍椓害哿可獨單也○佌佌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三山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新安胡氏曰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若唯及其私矣此章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其不忠天下之情如此○豐城朱氏曰佌佌而有屋則卑小者而豐大矣蔌蔌而有穀

則寠陋者而富足矣而民今之無祿則是天獨椓喪於庶民也均之爲椓喪也富者優於財而裕於力猶未至於甚困惸獨者罷於力而傷於財則豈不可哀之甚哉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問周天之度是自然是强分朱子曰天一晝夜行一

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日周也○鄱陽董氏曰沈存中云天何嘗有度以其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朞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度而已陳尚德云天一日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旣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横南北皆以其度爲數○安成劉氏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一爲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爲度即二十八宿縱横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旣一周匝而復過其旣匝之西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

日月皆

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鄱陽董氏曰書傳謂日月亦左旋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天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旋詩傳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也〇安成劉氏曰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每分四十九分四厘七毫三絲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七分共計三百四十六分三厘一毫五絲七忽八微九塵有奇但先儒以為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日月實右行以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之虛則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後則

天之虛論於申位日之行當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以爲星昴乎今日星昴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爲右行而一日一度者可知矣又以今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中壁驗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日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某日酉時月初出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踰本宿之西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之傍不遠則是右行而一日止行十三度有餘者又可知矣

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居奇反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九峯蔡氏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

晦後漢律曆志曰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安成劉氏曰朔之為言蘇也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安成劉氏曰彭魯叔曰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分天之中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然凡望之時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苦浪反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朱子曰天止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

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日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爲闇虛所射故食○安成劉氏曰黃秊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内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道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

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

初箸反差又宜反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疊山謝氏曰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幽王之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安成劉氏曰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蘇氏曰日

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疊山謝氏曰日衆明之本而爲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暦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左傳昭公七年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臨川王氏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三山李氏曰春秋月食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耳

○燁燁(丁輒反)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賦也燁燁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前漢李尋傳註曰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塡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疊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華谷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

沸山崩陵谷遷變地道亂矣胡爲莫懲創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孔光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

○爗爗(丁輒反)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徂恤反)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前漢李尋傳註曰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塡塞故爲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疊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華谷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

沸山崩陵谷遷變地道亂矣胡為莫懲創也 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前漢孔光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皇父音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

也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楀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周禮太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公羊所謂宰士公羊傳隱元年謂宰咺為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九峯蔡氏曰周公為冢宰食邑於畿內畿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為卿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安成劉氏曰以宰屬而總六官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為都官以總六卿亦位卑而權重也故詩人首言之焉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膳夫上

士掌王之飲食音嗣膳羞者也天官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之事註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也是豔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臨川王氏曰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三山李氏曰此上三章言災異

之事下五章言災異之由由所用非人也故責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寵言所以致之之由也○豐城朱氏曰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爲之敷五典擾兆民者司徒之職也而番實爲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職也而家伯實爲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之楀與聚子膳夫掌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也而以付之蹶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者也當求窈窕貞淑以爲君子之配而以豔妻爲之則嬖妾之焰熾矣有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煽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叶謨悲反徹我牆屋田卒汙音烏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姬反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孔氏曰汙者記曰汙其宮而瀦焉是也萊者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從而不與我謀乃遷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廬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孔氏曰皇父以親寵封於圻內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其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如此○疊山謝氏曰皇父使民無以為生矣乃曰予不戕虐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臨川王氏

日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豐城朱氏曰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式亮反下同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才浪反 不憖 魚覲反 遺一老俾守我王 叶于放反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 臨川王氏曰皇父自謂甚聖故因而譏之曰孔聖也 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 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

三有事三卿也孔氏曰皇父封圻內當二卿今立三卿以比列國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憖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疊山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耆德而不用不能勉強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有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憑有翼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眉山蘇氏曰無罪而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悅同)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永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幷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叶呼洧反四方有羨徐面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質反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

○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爲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疊山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

效我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安成劉氏曰上章既言匪降自天而此復以勞役不均歸於天命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詩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己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息浪反 饑饉 其靳反 斬伐四國 叶于逼反 旻 密巾反 天疾威弗慮弗圖舍 音赦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普烏反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

也穀不熟曰饑蔬爾雅註凡菜可食者通名為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昊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昊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歸咎而各以義類歸怨於天耳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豐城朱氏曰昊天之廣大也而饑饉

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惠也是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亡則是不溥其仁也此章姑為怨天之辭以發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鄱陽董氏曰陳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

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安成劉氏曰易姓之禍言周宗之滅也天變上章所言是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庶幾曰王改而爲善乃覆出爲惡而不悛也華陽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三山李氏曰特王上爲天所怒下爲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携貳孤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華谷嚴氏曰二章言人心離散也○豐城朱氏曰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已獨居則衆人皆逸而

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衆王改而爲善乃覆出而爲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執哉

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潛室陳氏曰亦字乃因前正月篇而言耳○安成劉氏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如何昊天叶鐵因反下同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

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徃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眉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慶源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續放隨見有所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将何所底至哉常人之情無持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為惡而遂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能敬天矣詩人發此意至為深切學者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安成

劉氏曰三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忘其忠敬也

○戎成不退（叶吐類反下同）飢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暬（思列反）御憯憯（七感反）日瘁（祖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易大壯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安成劉氏曰楚語暬作褻註云近也）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漢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

暬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訖黠反無憂貌乎

慶源輔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則皆不敬其身者聽言則答面從者也譖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惟知有已皆不能敬也○須溪劉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安成劉氏曰四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豐城朱氏曰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飢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飢饉將益甚矣暬御者王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憯憯日瘁

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也聽言則荅譖言則退謂聽言則荅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

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體其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於巧言如流順從而不逆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之地則彼其所以流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已○新安胡氏曰五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安成劉氏曰哀哉二字見詩人深歎之意）

○維曰于仕（鉏里反）孔棘且殆（叶養里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奬里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

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者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盖朋友以相切磋爲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絶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爲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華谷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豐城朱氏曰君子之仕將以行其道也若其甚急且危則其身之不能保而其志焉得而遂哉是故將欲直道以事君則君既以爲怒將欲枉道以從人則友復以爲責此仕於亂世者所以進退皆病無所適而可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息嗣

反泣血叶盧屈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藍田呂氏曰癙憂幽憂也與鼠思義同○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安成劉氏曰此承上文五章六章而言也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建安何氏曰孔氏云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

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盡言已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已之志也然則此暬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華谷嚴氏曰七章責引去者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

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安成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暬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

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詩傳大全卷之十二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于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可見君臣隱辟之義天人合一之理謀之善者則不從而

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慶源輔氏曰昏亂之世庸暗之君謀猶邪辟無日而沮止者故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夫為國者固不可以無謀猶也然觀其於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則我已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禍之来也○豊城朱氏曰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此之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叶都黎反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

○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前漢劉向曰言衆小在位

(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音朔)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音嫡)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

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豈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此亂世為謀之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陘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徽猷與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補美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又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慶源輔氏日子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艾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

于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安成劉氏曰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皮冰反）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

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
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
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
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
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
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
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陸氏曰似鶉鳩項有繡文)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慶源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首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

力反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慶源輔氏曰時人方化上所為昏亂於酒則此兄弟相戒而首及於此者亦宜也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豐城朱氏曰齊則

慗肅聖則通明慗肅者必不以酒而喪儀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叶此禮反之螟音冥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叶蒲美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叶養里反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上聲中七日而化為其子釋文曰蜾蠃即細腰蜂○本草註曰蠮名土蜂不就土中為窟謂摙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

蟲教祝變成已子嘗拆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揵音連祝音呪

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慶源輔氏曰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似同一秉彝故也兄弟相戒以免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叶桑經反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慶源輔氏曰以脊令之載飛載鳴興兄弟之各有所進之道雖或不同然俱求無忝辱於父母可也先生嘗因人讀詩而務快不子細戒之曰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而今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意思裏面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塡都田反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孔氏曰俗呼青雀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埤雅曰桑扈有其二種青質者觜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東萊呂氏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塡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安成劉氏曰字書云犴一作豻豻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

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慶源輔氏曰貧窶如是而猶不忘所以自善之道然後爲君子也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音墜也如臨于谷恐隕也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慶源輔氏曰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温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隕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哉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慶源輔氏日一章言思念父母以發相戒之端二章言時俗所習以致相戒之意三章則相戒相勉以教其子四章則欲各自努力以無遺父母之羞其意可謂懇至矣五章則又言王不恤貧困鰥寡如我之病困孤獨當今之世或不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世賢者尚且兢畏如此況我則又當如何哉○濮氏日此詩兄弟相戒之辭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

存沒意極怨至每誦之令人悽愴

弁(薄干反)彼鸒(音豫)斯(叶先齎反)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音疋又音畀)烏斯語詞也(孔氏曰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

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慶源輔氏曰怨者怨咎已之不得其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卻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叶徒苟反鞫九六反為茂草叶此苟反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叶丁口反假寐永嘆維

憂用老（叶魯口反）心之憂矣疢（丑覲反）如疾首

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春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鞫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疊山謝氏曰惄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維憂能老人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疢如疾首頭痛最巨忍疢如疾首則其病甚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惄

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疢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叶奬里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安成劉氏曰古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四圍墻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以具器用然此民居之制也蓋記以起興耳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殊玉反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

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疊山謝氏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

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孔氏曰太子為父所放耳并言母者以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疊山謝氏曰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果在何歟不可得而知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韋鬼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音戒叶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臨川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慶源輔氏曰見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屆何哉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叶千西反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

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皃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音配)匹(眉山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思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何哉)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慶源輔氏曰以見夫物無不顧其親者以興己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悴而無枝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相(息亮反)彼投兎尚或先(蘇薦反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

涕既隕音蘊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相
彼被逐而投人之兎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
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步木反露而埋
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
其子曾視投兎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
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叶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
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叶居何反矣析薪杝敕氏反叶易何反
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叶湯何反矣

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孔氏曰醻酬古字通用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如旅酬也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廬城朱氏曰讒者之言未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可疎使王而加惠愛焉則猶有惻隱之心也舒徐而究察之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於我則不加愛是無復惻隱之心於讒者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復是

非之辨矣故人之有罪則捨之而不問我之無罪者則加之而不恤則其窮困亦甚矣

○莫高匪山叶所旃反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永嘉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為

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臨川王氏曰毋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白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

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襃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朱子曰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有人於此越人

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朱子曰親親之心仁之發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朱子曰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朱子曰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

不爲不孝也○格庵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爲愆也○南軒張氏曰小弁怨慕所以爲親親故引關弓之疏戚爲喻以見其爲親親者焉凱風之作則以母氏不安于室而已七子引罪自責以爲使母之不安則已之故辭氣不迫蓋與小弁異也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則是漠然而不知者也當凱風之事而遽形於怨則是激於情而莫遏也此則皆失親親之義故皆以不孝斷之於是舉舜之孝以爲法焉高子徒見小弁之怨遂以爲小人之詩不即其事而體其親親之心亦可謂固矣○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興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之

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怨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手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愬然無情也愬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宜自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威(叶紆胃反)予慎無罪(叶音悴)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

甚也愼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華谷嚴氏曰首章傷已被讒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旣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市專反沮慈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

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旣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旣而君信之然後亂成華谷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

下也

○君子屢盟[叶謨郎反]亂是用長[丁丈反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音霎]血告神以相要束也[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恊也○三山李氏曰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盜指讒人也[西山真氏曰讒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餤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

聖音即韻註曰疾也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信讒致亂也○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先刺聽讒者下三章則專刺讒人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音鐸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兎遇犬獲叶黃郭反之

與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朱子曰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起興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潘時舉對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是言者自無非義理也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慶源輔氏曰躍躍有跳梁恣肆之意讒者方且跳梁恣肆以害人自謂人莫得而知已也一旦遇知者臨之則其情僞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毚兔之躍躍而忽遇犬焉則無所逃

矣○華谷嚴氏曰四章言已知讒人之情也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叶孤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五反)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

恥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西山真氏曰險巧之言悅可人聽如笙簧然使其知愧則不爲矣○安成劉氏曰五章言讒人出言無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叶居奚反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叶居希反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三山李氏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拳力階梯也骭音限瘍音羊爲微腫足爲尰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

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鬬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華谷嚴氏曰卒章斥讒人而賤惡之也○慶源輔氏曰東萊以為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四章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辨讒人之本不難除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絶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明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

然耳慶源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為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遒然亦無忿懟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

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廬陵李氏曰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霤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慶源輔氏曰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聲而不入見我

是不見其身故因其實而言之又以見蹤跡之詭秘是以人為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不畏于天而譖我如是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爾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是意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孚愔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况于反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三都賦云盱衡而詰是也安成劉氏曰左太冲魏都賦云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詰註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詰告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叶以支反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来見我而使我心安乎三山李氏曰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来也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譖矣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叶先齋反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

六孔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註云燒土為之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音燭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孔氏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公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公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臨川王氏曰三物如鄭莊公令出雞犬豭以詛射潁考叔者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孔氏曰與汝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相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

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孔氏曰蜮如鱉三足陸璣云一名射影含沙射影其瘡如疥○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

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臨川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絶之而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絶之然其絶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絶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祗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

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絶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食荏反）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背也○）

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鄭氏曰宮

者割其勢若今官者也 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下同)與謀(叶謨悲反)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安成劉氏曰即箕星也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

豐城朱氏曰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搆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

國也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批賓反)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華谷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讒譖而已)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愼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叶芬邅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遷

賦也捷捷儇血平聲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華谷嚴氏曰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其禍將遷及汝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慶源輔氏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為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因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蒼天蒼天

蓋以王之不明無所告愬而告之於天也○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安之也

○彼譖人者(叶掌與反)誰適與謀(叶滿補反)取彼譖人投畀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呪反)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去聲)文也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安成劉氏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讒人於彼使凍饑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

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埤雅曰豺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載為德則宜無不受者今日不食不受且付昊天使制其罪則惡之甚也○東萊呂氏曰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西山真氏曰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屏諸四夷詩人之情亦若是也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叶法奇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天

官寺人之官凡五人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蓋奄人也

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慶源輔氏曰譖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譖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未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聖讒必折其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安成劉氏曰劉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此為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而未嘗明言其為幽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定宇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安成劉氏曰三輔黃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為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曹氏曰巷者內人之所居伯者長也其官為寺人而職掌永巷故稱巷伯焉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

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踈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

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叶胡隈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回反）

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迴風從上下曰頹）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疊山謝氏曰寘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諸淵

○習習谷風維山崔（祖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回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韻未詳）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

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慶源輔氏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天者小怨謂懟語忿色生於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此實事故末章因風以為比而明言之以戒其不可如是也或以為興者拘於例耳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藍田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蓼蓼音六者莪五河反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華谷嚴氏曰莪

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也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蒺藜秀○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以醉反)

比也蔚牡菣(音僅)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華谷嚴氏曰一名馬薪蒿蒿之尤麤大者也)瘁病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里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安成劉氏曰以缾比父母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缾罍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缾喻周以罍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

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慶源輔氏曰玩此四句真能道孝子之情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喜六反我長丁丈反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之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丘氏曰不能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疊山謝氏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

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瘠癖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蔽之堂奥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賦父母之恩末乃歎其如天之無窮無無物可以為報之意故嘗為之說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

曷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華谷嚴氏曰孝子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故歎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爲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聿反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爲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爲而不得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盖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炎篡魏為晉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慶源輔氏曰先生載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順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永嘉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

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三山李氏曰凱風之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爲母所棄不爲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詠者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慶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

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求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止反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孔氏曰禮簋盛黍稷捄曲貌棘匕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儀禮特牲註曰匕用棘心○孔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吉禮則用棘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孔氏曰譚國在京師

之東言有饛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慶源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集解以為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正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叶都郎反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叶枯郎反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戶郎反既往既來叶六直反使我心疚叶訖力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

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音渭者也曹氏曰梭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舉其甚者言之也以葛屨履霜則冬裘之不備可知矣旣往旣來則言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寤

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慶源輔氏曰上兩章既言傷於財故此章推本其困於役而言之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来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

百僚是試叶申之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隷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三山李氏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小人得志綱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漢天河也孔氏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東陽許氏曰織女三星鼎足而成三角在天市垣北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孔氏曰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爲緯其餘皆爲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爲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

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廬陵歐陽氏曰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降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慶源輔氏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貢之底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於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鞙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易視之如此則輕用

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怨之於天也○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爲漿佩之鞙鞙而不以爲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怨哉亦惟怨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河胡可反服駕也箱車箱也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較音角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

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毛氏曰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倶在日先或倶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先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廬陵歐陽氏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

歎

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許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安成劉氏曰六七月間見於南方者指當時昏見為言也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安成劉氏曰此謂南斗即上文夏秋之間見南方者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

星為斗三星為柄○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比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三山李氏曰古人多以箕斗為虛名蓋此數星皆人間器用之物有名而無實故以為喻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是困甚怨之詞也廬陵歐陽氏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詞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賓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末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諷之詞也○慶源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詞雖若闊踈而意脉實相連屬作此詩者非唯怨得其正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菲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家語作奚)其適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

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東萊呂氏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三山李氏曰天下莫不被害乃云民莫不善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華陽范氏曰言夏秋冬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爲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

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與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廬陵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況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徂暑之薰灼秋則悲百卉之凋瘁冬則傷飄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吟咏其詞可見當時之亂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叶莫悲反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 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 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已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

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叶以旬反翰飛戾天叶鐵因反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與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鶉鵰也埤雅曰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為皂鵰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永嘉陳氏日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叶於希反

興也杞枸〔音苟〕檵〔音計〕也〔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桋赤楝〔音色〕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慶源輔氏曰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